

恩 格 斯

反 杜 林 論

第 四 分 冊

人 民 出 版 社



六 簡單劳动和复雜劳动

杜林先生在馬克思那里發現了只有低年級学生才会犯的那种笨拙的經濟学的錯誤，这錯誤同时又包含着危害社会的社会主义異教。馬克思的价值論，“沒有別的，只是一种尋常的……学說，以为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原因，而劳动時間則是价值的尺度。至於对所謂熟練劳动的不同的价值，应该怎样去思考，那么这問題在此地还是完全不明白的。的确，就是根据我們的理論，用來測量自然的原价，因而測量經濟物品的絕對价值的东西，也只能是所化費的劳动時間。可是在这上面，我們認為某一个人的劳动時間，是和另一个人的劳动時間完全相等的，所应该考察到的，只是在熟練的劳动上，除一人的个人劳动時間以外，还加上別人的劳动時間……例如，所用的工具。所以事情並不是像馬克思所模糊地設想的那样，以为某人的劳动時間，本身要比別人的劳动時間所值更多，因为在前者之中，好似凝結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時間；不，不是这样；任何劳动時間毫無例外地、原則地，——亦即沒有必要事先得出什么平均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完全等价的。在任何个人的劳动上面，如在任何制造品上面一样，只要說明，在好像完全是他自己的那种劳动時間的化費中，隱藏着多少別人的劳动。無論用以生產的是手工工具，或是手或甚至是頭腦本身（这頭腦沒有別人的劳动時間，是不能得着一定的專門特性和劳动能力的），對於理論的嚴格应用，都是沒有任何意义的。可是馬克思先生在其价值論的論断上，总是不能擺脫那隱現於背后的熟練劳动時間这个幽灵。有教养的階級的傳統的思維方法，使他在这方面不能徹底改变；在有教养的階級看來，承認拉車者的劳动時間和建筑师的劳动時間，

在經濟上具有同等價值，好像是非夷所思的事情。”

馬克思的書上引起杜林先生這樣“強烈的憤怒”的地方，是極其短的。馬克思考察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东西來決定的，他回答道：是由其中所包含的人的勞動來決定的。他繼續說，這人的“勞動是簡單勞動力的化費，任何尋常的沒有特別發展的人，在其機體內，都具有這樣的勞動力……比較複雜的勞動，只被算作是自乘了或更可說是增加倍數了的簡單勞動，所以少量的複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指明出：複雜勞動這樣化為簡單勞動是經常地實行着的。某種商品，可以是最複雜的勞動的產品，可是它的價值，使它与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所以這商品自身就表現為只是一定數量的簡單勞動。各種勞動化為簡單勞動（以此為測量單位）的不同比例，是由在生產者背後所進行的社會過程來決定的，所以在生產者看來，這好像是由習慣來規定的。”^①

這上面馬克思所說的，首先只是關於商品價值的決定，這商品是在私人生產者所組成的社會內被生產出來的物品，私人生產者以私人的打算，來生產這些商品，而把它們與別的商品相交換。所以這地方所說的不是什麼“絕對價值”（無論它是否在什麼地方存在過），而是通行於一定社會形態的價值。在這個確定的歷史範圍中，這價值是由諸商品里面所包含的人的勞動來創造並測量的，而人的勞動則是簡單勞動力的化費。可是，並非任何勞動，都是人的簡單勞動力的化費：許多種類的勞動，包含着技巧和知識的運用，此種技巧和知識，是要用或多或少的勞動，用或多或少的時間和金錢的化費去獲得的。這種複雜勞動，在同一時間內，是否和簡單勞動一樣僅僅是簡單勞動力的化費並產生同量的商品價值呢？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頁。——譯者註

顯然不是。一小時複雜勞動的產品，是比簡單勞動的產品具有兩倍或三倍更高價值的產品。這樣，和一定的簡單勞動量一比較，複雜勞動產品的價值，就表現出來了。可是這樣把複雜勞動化為簡單勞動，是由在生產者背後進行的社會過程來完成的；——這一過程，在這裡討論價值論時，只是加以確定，而不能來加以闡明。

馬克思在這地方就是確定這個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天發生於我們眼前的簡單事實。它是這樣的确鑒無疑，使得杜林先生自己也不敢在其“講義”和“政治經濟史”中，有所辯難。馬克思的敘述，是如此的簡明，如此的清楚，使除杜林先生以外，大約沒有別人會陷於“完全不明瞭”之中，可是正是因為自己的觀點，完全不明瞭了，所以杜林先生才錯誤地把商品的價值（馬克思在這裡還只從事於商品價值的考察），當作更加令人不明白的“自然的原價”，甚至當作“絕對價值”，可是像我們所知道的，這種絕對價值，直到現在，還不會在政治經濟學上通行過。無論杜林先生怎樣了解“自然的原價”，無論在他的五種價值中，哪一種有榮幸去代表“絕對的價值”——可是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馬克思絲毫沒有說過這些東西，馬克思只是說到商品價值；在“資本論”上關於價值的一章中，並沒有絲毫的表記來指出馬克思是否認為他的商品價值論，可以應用於其他社會形態，並且如果可以，究竟能夠應用到何等的程度。杜林先生繼續說：“所以事情並不是像馬克思所模糊地設想的那樣，以為某人的勞動時間，本身要比別人的勞動時間所值更多，因為在前者之中，好似凝結着更多的平均勞動時間；不，不是這樣，任何勞動時間，毫無例外地、原則地，——亦即沒有必要事先得出什麼平均的東西，——都是一樣的完全等價的。”杜林先生真幸福，即：他的命運，沒有使他成為工場主，因之使他不必要按照這個新規則去估定商品價值，也不必由此而陷於不可避免的破產。且慢，

我們難道还是处在工場主的社会中嗎？完全不是。杜林先生以其自然的原价和絕對价值，强制我們作一种跳躍，作真正的生死的跳躍 (salto mortale)，从現在的剝削者的惡世界，一跳跳到他自己的將來的經濟公社 (Wirtschaftskommune)，跳到純潔無疵的平等与正义的空中；所以我們在这里，虽然过於早些，还是不得不稍微觀察一下这个新世界。

毫無疑义的，根据杜林先生的理論，經濟物品的价值，在他的將來的經濟公社中，也是只能由所化費的劳动時間來測量的；可是每人的劳动時間，應該毫無例外地、原則地，——沒有必要事先得出什么平均的东西，——預先看作是完全等价的。現在，請讀者把这种急進的平均的社会主义和馬克思的模糊的觀念比較一下吧，——这觀念好似以为某人的劳动時間，本身要比別人劳动具有更多的价值，因其中凝結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時間，——對於这种觀念，馬克思由於有教養的階級的傳統的思維方法，总是不能加以擺脫，在有教養的階級看來，承認拉車者的劳动時間和建築師的劳动時間，在經濟上具有同等价值，好像是非夷所思的事情！

可惜，馬克思對於“資本論”的上述的一段，还作了小小的註解。“讀者應該注意：这上面所說的，不是劳动者作工一日所得的工資或价值，而是商品的价值，在这商品价值中他的劳动日被物質化了。”^① 所以馬克思在这里正好像預先看到杜林一样，自己出來預防別人把上面所引征的見解应用到近代社会中可能为複雜劳动而付的工資上。如果杜林先生尚不以此种应用为滿足，而誣蔑馬克思欲以这种見解作为社会主义地組織起來的社会中調剂生活資料分配所根据的基本原則，那么这种無恥的虛構手段，只有在強盜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頁。——譯者註

式的報章內，才可以遇到。

現在讓我們更切近地來看看價值相等的學說吧。杜林先生說，一切勞動時間，都是完全等價的，無論是拉車者的勞動和建築師的勞動都是一樣。這樣，勞動時間，因之，也就是勞動的本身，都有價值。但，勞動正是一切價值的創造者。只有勞動，才給與自然的產物以經濟意義上的價值。價值本身，不是別的，正是社會必需的人的勞動在某一對象中之物體化的表現。所以，勞動不能有任何價值。談論勞動的價值，並企圖來決定這樣的價值，這等於談論價值本身之價值，或等於不去決定物體的重量，而去決定重量之重量。杜林先生蔑視聖西門、歐文、傅立葉等等，稱他們為社會的鍊金術者。可是當他穿鑿附會來說什麼勞動時間的價值、即勞動的價值之時，也證明自己甚至还很遠的處在現實的鍊金術者之下。杜林先生大膽地把那種意見加到馬克思身上，說馬克思似乎以為一人的勞動時間比別人的勞動時間，本身具有更多的價值，並似乎以為勞動時間即勞動，具有價值，其實馬克思正是第一次說明勞動不能有任何價值，而且證明為什麼如此——杜林先生的這樣的大膽，現在讓讀者自己去評判吧。

對於要把人類勞動力從商品地位中解放出來的社會主義來說，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應當認識這個真理，即：勞動沒有價值，而且不能有任何價值。有了這種認識，那麼一切欲在將來把生活資料的分配當作某種高等工資來調劑的企圖（這種企圖是從幼稚的工人社會主義遺傳給杜林先生的）就失去了根據了。由這個認識又產生第二個認識，即：分配既為純粹經濟的緣由所支配，那麼它將被生產的利益所調劑，而最能促進生產的發展的分配方式是那種能使一切社會成員全面地發展、保持並運用自己能力的分配方式。自然，杜林先生所傳得的有教養的階級的思維方式，不得不驚奇，怎麼在

將來會達到這樣的時候，那時，不會再有職業的拉車者和建築師，而在半點鐘內作為建築師來發號施令的人，過一下子就可以推車，直至以後他再被需要來作建築師活動的時候為止。把拉車職業永久化的社會主義，真好！

如果勞動時間的等價，包含這樣的意義，以為每個勞動者在同一的時間內生產同樣的價值，而不必預先定出任何平均的東西，那麼這顯然是錯誤的。兩個人在一小時內所生產的物品，雖在同一工業部門內，但因勞動的強度和勞動者的技巧程度的不同，也總是各不相同的；這樣的不幸，——或許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樣的人才會把它看成不幸，——不是任何經濟公社，至少不是我們地球上的任何經濟公社所能挽救的。這樣說來，一切勞動的完全等價，還剩了些什麼呢？一點沒有什麼，只有吹牛的詞句——這種詞句的經濟基礎，只是在於杜林先生沒有能力對於價值被勞動所決定和價值被工資所決定這二者進行區別，——一點沒有什麼，只有簡單的勅令，及新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說：相等勞動時間的工資，應該相等！可是，法國的共產主義工人和魏特林早已為他們的工資平等說，舉出更好得多的理由了。

關於複雜勞動的較高工資之全部重要問題，怎樣解決呢？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里，教養熟練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來負擔的；所以熟練勞動力的較高工資，也首先是歸於私人；熟練的奴隸，賣得貴些，熟練的工人也得到較高的工資。在社會主義地組織起來的社會里，這種費用，由社會來償付，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更多的價值，也歸於社會。工人自身，不能要求任何額外報酬，從這上面，更得出這樣的實際的結論：工人對於“全部勞動產品”的得意的要求，又一次顯出是有缺陷的。

七 資本和剩餘價值

“關於資本，馬克思首先不用流行的經濟概念，認為資本是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而企圖創造一種更專門的、辯證法的歷史的觀念，這無異於是玩弄概念和歷史的變形遊戲。根據馬克思，資本是由貨幣產生的；它形成為歷史的階段，這階段約從十六世紀開始，即是與假定在那時發端的世界市場共同開始的。顯然地，在這樣的概念的解釋之下，經濟分析的尖利性，就喪失了。這樣的粗野的觀念，被稱為一半是歷史的，一半是邏輯的，實際上它只是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在這樣粗野的觀念中，理智的識別力以及任何正直的概念的用法，都喪失了”——在整頁上，都是用這樣的口氣，喋喋不休……“馬克思關於資本概念的定義，只能在嚴密的國民經濟科學中引起混亂……假裝為深刻邏輯真理的輕率意見……基礎的脆弱”等等。

這樣，根據馬克思，資本是在十六世紀初從貨幣產生出來的。這等於有人說，金屬貨幣是在三千多年前從牲畜形成下來的，因為以前，牲畜和其他物品一樣曾盡過貨幣的作用。只有杜林先生能夠採取這樣粗笨的不正確的表述方法。在馬克思關於商品流通過程在其中進行的經濟形式的分析中，貨幣表現為最後的形式。“這個商品流通的最後的產物，是資本出現的最初的形式。在歷史上，資本首先以貨幣的形式，當作貨幣的財富，當作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到處與土地財產相對立……這樣的歷史，每天發生於我們的眼前。每一新的資本，在其最先出場之時，就是說，在商品的、勞動的或貨幣的市場出現之時，總是採取貨幣的樣式，這些貨幣，經過一定的過程，就會轉變為資本。”^① 這樣，馬克思在此地又

只是确定事实。杜林先生既無能辯难这种事实，於是就把事实竄改，說：根据馬克思，資本是由貨幣產生的！

往后，馬克思就對於貨幣所賴以轉成資本的那種過程，作進一步的研究，他首先看到，貨幣作為資本而流通時所取的形式，和貨幣作為一般商品等价物而流通時所取的形式相較，是採取相反的順序。簡單的商品所有者，為買而賣，他賣去他自己所不需要的東西，而以所得的貨幣，買進他所需要的東西。可是，着手經營的資本家，一開始就購買他自己所不需要的東西；他為賣而買，並且賣得貴些，為的是他能收回最初在購買時所化費的金錢量，並添上某種貨幣的增加。這種增加，馬克思就稱之為剩餘價值。

這種剩餘價值，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呢？它的造成，不能是由於買者購買商品，低於商品的价值，也不能是由於賣者出賣商品，高於商品的价值。因為在這兩個場合上，每人一定是買者，同時又是賣者，所以每人的利潤和損失，兩相對銷了。剩餘價值也不能是欺騙的結果，因為欺騙只能犧牲一人來使另一人致富，但不能增加兩人所有的總數，所以不能增加所流通的價值的總額。“任何一國的資本家階級，整個說來，是不能自己哄騙自己的。”②

可是我們看到，每個國度的資本家階級，整個說來，因買賤賣貴，佔取剩餘價值，而在我們眼前不斷地發財起來。這樣我們還是回到我們所從開始的問題：這種剩餘價值，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呢？這個問題，必須加以解決，而且要用純粹經濟的方法去解決，並除去任何欺騙和任何暴力的干涉——於是問題就是：即使以相等價值經常與相等價值互相交換為前提，怎樣能夠經常地使賣出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9—150頁。——譯者註

② 同上書，第171頁。——譯者註

去的比買進來的為貴呢？

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馬克思著作的划時代的功績。這一解決，使那個直到現在社會主義者也 and 資產階級經濟學者那樣摸索於深刻黑暗之中的經濟領域，得到了光明的照耀。只有從這個解決起，才開始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只有以這種解決為中心，才凝集成科學的社會主義。

解決如下。應該轉為資本的那種貨幣價值的增加，不能從這種貨幣上產生，也不能從購買上形成，因為貨幣在這裡只是實現商品的价格，而這價格，根據我們所作的相等價值互相交換的前提，是和商品的價值相符合的。根據同一理由，價值的增加，也不能從商品的販賣上產生。所以，這種變更，應該發生於所購買的商品中；但不是發生於商品的價值中，因為商品的買賣，是按照着它的價值的，而是發生於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中，換句話說，價值的變更，應該是從這種商品的消費上產生的。“為着從商品的消費中得出價值來，我們的貨幣所有者，應有這樣的幸運……可在市場上找到一種商品，這商品的使用價值具有一種特殊的本性，可以作為價值的來源，這種商品的實際的消費，將是勞動的物體化的過程，所以也就是創造價值的過程。貨幣的所有者，果然在市場上找到這樣的特殊商品，即勞動的能力，或勞動力。”^① 如果像我們在上面所說的，勞動，就本身來說，不能有意義，那麼對於勞動力，就不能如此說。勞動力一變成商品（像現在事實上所存在的那樣）就獲得價值，它的價值也“像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是由這種特殊物品的生產，因之也就是其再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②，就是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看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76 頁。薄重號是恩格斯加的。——譯者註

② 同上書，第 181 頁。——譯者註

說，要看勞動者爲着維持自己能够勞動的狀態以及爲着傳種接代起見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之生產需要多少勞動時間來決定。假定，這種生活資料，每天代表六小時勞動時間。在這場合上，如果我們的初起的資本家，爲經營企業起見，購買了勞動力，就是僱用了工人，而付給工人以代表六小時勞動的貨幣量，那麼他就是付給工人以其勞動力的每天的全部價值。所以，工人一爲這個資本家作了六小時的工作，他就完全補償了資本家的費用，即資本家所付的每天勞動力的價值。可是，這樣，貨幣還沒有轉爲資本，還沒有產生任何剩餘價值。所以勞動力的購買者，完全以不同的態度，來觀察他所作成的交易的性質。六小時勞動，足夠維持工人在二十四小時內的生活，這一事實，並不妨礙工人在二十四小時中抽出十二小時來工作。勞動力的價值，及其在生產過程中之有利的使用，完全是不同的量。貨幣的所有者，付了一天的勞動力的價值，所以這一天內勞動力的使用權，整天內的勞動，也就歸屬於他。勞動力的消費在一天內所創造的價值，比它自身的每天的價值多一倍，這一情形，對於勞動力的買者，是特別有利的事，可是根據商品交換的規律，這一情形，對於賣者，也不是什麼不公平。這樣，根據我們的假定，貨幣所有者所每天付給工人的，是價值上等於六小時勞動的錢或生產品，而工人所每天提供於資本家的，則是價值上等於十二小時勞動的生產品。貨幣所有者所得的差數，爲六小時的無償的剩餘勞動，爲包含六小時勞動未得報償的剩餘生產品。魔術於是演成了。剩餘價值被產生了，貨幣被轉成了資本。

這樣，馬克思指明了剩餘價值怎樣產生，並且在那種調劑商品交換的規律的支配之下，剩餘價值只有怎樣才能產生，馬克思既指明了這些，所以也就發現了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以它爲依據的佔有方式的機構，揭露了整個近代社會制度所依以凝集起來

的核心。

这种資本的造成，要有一个本質的先决条件：“为着把他的貨幣轉成为資本，貨幣的所有者一定要在市場上找得自由的劳动者，这上面的自由，有兩種意义：首先，他人格上是自由的，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他自己的商品來处理；其次，他再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他光身自由，兩手空空，他从运用劳动力所必需的一切物品中自由了出來。”^① 在社会上，一方面有貨幣的或商品的所有者，他方面有那种除自身劳动力之外一無所有的人們，这种区分，可并不是自然的关系，也不是一切歷史时代所共通的关系：“顯然的，它的本身，是已往的歷史發展的結果，是整个系列的較早社会生產形态的毀滅的……結果。”^② 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因封建生產方式崩潰的結果，这种自由的劳动者，第一次大量地出現。由于这种情形，并且由于在那时代已經發端的世界貿易与世界市場的形成，所以就給与了一种基礎，使在这种基礎之上，現存的大量动產，必然要越來越多地轉为資本，而以生產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資本主义生產方式，必然要更甚地成为絕對支配的生產方式。

这就是馬克思的“粗野的觀念”，“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种”，“在这样粗野的觀念中，理智的識別力以及任何正直的觀念的用法，都喪失了”。試把杜林先生提供給我們的“深刻的邏輯的真理”，“真确知識意义上的終極的最嚴格的科学性”，和这种“輕率的意見”比較一下吧。

所以关于資本，馬克思不是理解为“流行的經濟概念，認為資本是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相反的，馬克思斷言，一定的价值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看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78--179 頁。——譯者註

② 同上書，第 179 頁。——譯者註

量，只有在增殖價值並造成剩餘價值之時，才變為資本。杜林先生怎樣說呢？“資本是經濟權力的主幹，它被用來往前進行生產，並造成在一般勞動力成果中的參與部分。”這話無論說得怎麼粗率和神秘，但總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經濟權力的主幹，可以永遠地進行生產，可是，根據杜林先生本人的話，它在未造成“一般勞動力成果中的參與部分”、即未造成剩餘價值，或至少未造成剩餘產品之時，它是不能成為資本的。所以，杜林先生不僅自己犯了他所用以非難馬克思的罪過——因馬克思不同意於關於資本的流行的經濟概念；——而且还犯了不巧妙的、用高傲口吻“很壞地掩飾着的”剽竊馬克思的罪過。

在第 262 頁上，這種意思，發揮得更詳細些：“事情在於：社會意義上的資本”（非社會意義上的資本，還要請杜林先生去發現），“正是與簡單的生產資料，有特殊的差異，因為後者（指簡單的生產資料。——譯者）只具技術的性質，並且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必需的；可是前者的特徵，則是在於它的佔有的及造成參與部分的社會力量。無疑的，社會的資本，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別的，只是表現其社會职能之技術的生產資料；正是這種社會职能……應當在將來歸於消滅。”如果我們顧到，正是馬克思第一個強調了這種“社會职能”，——因這種职能之助，一定的價值量，方才變成為資本，——那麼無論如何，“每個注意地研究問題的人，應該很快地就明了，馬克思關於資本概念的定義之釀成混亂，”不是在嚴密的國民經濟學中，而唯一的只是在杜林先生本人的頭腦中，這位先生在其“批判史”中已經遺忘了他在“講義”中怎樣時常地應用了這個資本的概念。

可是，杜林先生即使以“清洗過”的形式從馬克思剽竊了資本的定義以後，還不自以為滿足。他不得不在“概念和歷史的變形遊

戲”的路上，追隨着馬克思，同時他自己明白地知道，從這上面，除了“粗野的觀念”、“輕率意見的結果”、“基礎的脆弱”等等以外，是再不會有什麼東西的。資本的這種“社會功能”，使它能夠佔有他人勞動的產品，它只是因有這種功能，所以才和簡單的生產資料不同，這樣的社會功能，是從什麼地方產生的呢？杜林先生說道，它不是依靠於“生產資料的本性和生產資料的技術的必要性之上”的。所以，這種功能是在歷史上產生的；在第252頁上，杜林先生又重複地敘述他已經說過十次的東西；他又用了久所熟知的兩個人的冒險，來說明資本的產生，在這兩人之中，一個人在歷史的開端以暴力制服另一個人，而把自己的生產資料轉成為資本。杜林先生替一定價值量所賴以轉成為資本的那種社會功能，說出歷史的起源之後，還不以為滿足，他還預說這種功能的歷史終結：“正是它應當歸於消滅。”可是在歷史上產生而又在歷史上消滅的那種現象，在一般通用的語言上，稱為“歷史的階段”。所以，不但在馬克思看來，而且在杜林先生看來，資本也是歷史的階段；因之，我們不得不作出這樣的結論，即：我們已經落在耶穌會的教徒中了。在他們里面，一般通行的規則是：即使兩人做相同的事，可是終究各不相同。如果馬克思說，資本是歷史的階段，那麼這是粗野的觀念，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在其中，一切識別力以及任何正直的概念的用法，都喪失了。可是如果杜林先生也說明資本是歷史的階段，那麼這只是證明國民經濟學分析的尖利性以及精密知識意義上之終極的最嚴格的科學性。

杜林先生對於資本的觀念，和馬克思的有什麼區別呢？

馬克思說：“資本並沒有發明剩餘勞動。在社會內的一部分人擁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一切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或不自由，都不能不在維持自己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之外，加上多餘的時間，去

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的資料。”^① 剩餘勞動，延長到勞動者維持自己所必需的時間以外的勞動，以及這種剩餘勞動生產品之被別人所佔有，即是說勞動的剝削，正是從來一切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着的社會形態的共通點。可是，只在這樣的場合，當這種剩餘勞動的生產品採取剩餘價值的形式，當生產資料所有者找得自由勞動者——解脫社會束縛及解脫自身私產而自由的勞動者——來作剝削對象，而以生產商品的目的來剝削勞動者的時候，只在這時候，生產資料，照馬克思看來，方才帶上特殊的資本的性質。這種情形，只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方才大規模地發生起來。

相反的，杜林先生把任何的生產資料的數量，只要它“造成在一般勞動力成果中的參與部分”，因而也就是只要它提供任何形式的剩餘勞動，都稱為資本。換句話說，杜林先生從馬克思那里剽竊了他所發現的剩餘勞動，而欲以這種剩餘勞動之助，來撲滅他在此刻所不合意的也是由馬克思所發現的剩餘價值。這樣，在杜林先生看來，不但柯令斯和雅典公民建立在奴隸經濟上的動產和不動產，而且羅馬帝國時代大土地所有者的財富，還有中世紀封建貴族的財富，只要是在某方面為生產服務，都毫無差別地是資本。

這樣，關於資本，杜林自己不是具有“流行的概念，認為資本是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而是具有簡直與此相反的概念，在這概念中，甚至包含着不經生產的生產資料，即土地和自然的富源。可是，說資本是任何一般的“已經生產的生產資料”，這樣的觀念，也只通行於庸俗的經濟學中。在杜林先生所如此寶貴的庸俗經濟學之外，“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或一般的某種價值量之所以能夠成為資本，只是因為它給與利潤或利息，就是說以剩餘價值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65—266頁。——譯者註

形式，即是以剩余价值的这两个特定的形式去佔有無償劳动的剩余生產品。整个資產階級經濟學，总不能解脫这种觀念，以为在正常条件下用於生產和交換上的任何價值量，都自然而然具有產生利潤和利息的本性，——这点在此地是絲毫沒有关系的。在古典派經濟學中，資本與利潤，或資本與利息，正和因與果、父與子、昨日與今日一樣地相互不能分離，並處於一樣的相互關係之中。可是只在資本本身出現之際，只在為了生產商品而剝削自由勞動者的勞動，因之使動產日益厲害地帶上資本的职能之際，只在這樣的時候，近代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一詞，方才第一次地出現；這個名詞在歷史上最先為第一個資本家的國民，即十五世紀十六世紀時的意大利人所採用。如果馬克思第一個徹底地分析了近代資本所固有的佔有形式；如果他指出了與歷史事實相符合的資本概念（資本歸根到底是从這些歷史事實抽象出來的，而它的存在，也是依據於這種歷史事實的），如果馬克思因此使這個經濟概念，解脫不明白的和動搖不定的表象（在古典派資產階級經濟學及以前社會主義者中間，還是給它蒙上了這種表象），——那麼這正是說：馬克思走着“終極的最嚴格的科學性”的道路，這種科學性，時常掛在杜林先生口上，可是我們總是這樣可痛地不能在他的著作上遇到。

真的，在杜林先生的書上，事情完全採取了別種樣子。以為資本是歷史階段的那種說明，被杜林先生一開頭就罵作是“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這樣他還不以為滿足，於是以後他自己也把資本說明為歷史的階段。他不要什麼議論，逕直地就把一切經濟力量的手段，一切佔有“一般勞動力成果中的一部分”的生產資料，因之也就把一切階級社會中的土地財產，都宣佈為資本；可是這並不妨礙他在往後的敘述中，按照充分的傳統的方法，把地產及地租

和資本及利潤分別開來，而只把給與利潤及利息的生產資料當作資本，這些在他的“國民經濟學講義”的第116及以後諸頁上都可以詳細地看到。杜林先生盡可以正當地一開頭在“機車”這名詞之下，把一切馬、牛、驢、狗都包括在內，——其理由就是車身也可以用這些牲畜的力量來推動，——而責難現代工程師，說他們把機車這概念只限于近代的火車頭，因而把它看成歷史的階段，因而造成粗野的觀念、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等等；以後自己宣布歸根到底，馬、牛、驢、狗還是應該排除於“機車”這名詞之外，這名詞只能適用於火車頭。——這樣，我們還是不得不說，恰是在杜林式的資本概念的定義中，喪失了經濟分析的一切尖銳性，消失了識別力以及任何正直的觀念的用法；而粗野的觀念、混亂、假裝為深刻邏輯真理的輕率意見的結果、基礎的脆弱，所有這些，正是在杜林先生著作上狂放其花。

可是，這還沒有什麼要緊。杜林先生還是有這樣的功績，即他發現了全部以前政治經濟學、全部政治學和法學，換句話說，全部以前歷史所依以迴轉的軸心。軸心如下：

“暴力與勞動，這就是在構成社會聯系時所應該顧到的兩個主要因素。”

在這一句話內包含了迄今所存在的經濟世界的全部憲法。它可以在下列兩條中非常簡單地表現出來：

第一條、勞動來生產。

第二條、暴力來分配。

“用人間的德國話來說”，杜林先生的全部經濟學的知識，就盡于此。